

商人的盲腸——上海

836.8
H0 64
(2)

敵人的盲腸——上海

——亦名「今日之上海」——

目次

序	1
一 孤島報道	3
二 外人報紙譯選	54
三 上海通訊	69
跋	95

序

自從敵人在南京淪陷後屠殺了二十多萬中國人，國際輿論譁然，稱爲「近代史上第一大屠殺」（見美國權威報（Reader's Digest），於是敵人也知道這是他的失敗，雖逃清議的斧鉞了。對於淪陷區的民衆改恐怖政策爲麻醉的柔工。不必諱言，近來有些從戰區逃出來的「義民」們，無所事事的過着流亡的生活，本來是天天害着懷鄉病，夜夜夢着鄉土的，一聽到故鄉不再遭受奸殺焚掠了，不免油然動了歸思，以爲不做漢奸奴才，當個奴隸順民總可以安然活下去吧。

編者從東戰場作隨軍記者跑到後方的重慶來的一年中，一直留心着淪陷區的消息，特別關於京滬一帶，從敵人刀尖下漏出來者的口中，從外國人的筆下，從各方面得來的一切，曾經天天發表在報紙上，意思是使大家知道：倘不是到敵人後方去作戰鬥工作，即使是漢奸奴才，也並不能安然的活下去，更不必說是順民奴隸——奴隸當然比奴才更難處，而淫戮焚掠的遭遇，也並非就是不再受到的。

上海，是淪陷區中表現得最尖銳、最典型的一個：敵人的險惡，漢奸的喪心，無心肝者的荒淫，同胞的艱危，志士的苦鬥，如一個朋友所說的印象：「那是一個大泥池，污泥中蠢動着無量數的蚯蚓，但也怒茁起了許多火也似的蓮華，自然也浮有睡蓮，即使不爲泥所污，然而默默地睡着了的」。荒淫無恥到了尖端，莊嚴工作的莊嚴聖潔也到了焦點。最令人毗裂，令人感動，而又令人哭笑不得的蓋莫此若。

這些莊嚴的工作者們，爲了使這孤島的正氣不絕滅，苦苦地以生命以沸血寫着這首聖潔的史詩，在敵人的虐殺與傷官的迫害下。然而，上海由是成爲敵人的一節盲腸了，這盲腸在腐爛的進行中，使得敵人倘不切腹，只有一路：滅亡。

這聖潔的史詩，是我們民族革命先驅者以沸血寫成的。而我，只謔以平鋪直敘的方式爲之傳播，這就是它的本身在讀者心目中已是宇宙間瑰奇的光輝萬丈的作品，更不必以我輩以拙劣之筆來賣弄技巧，只消把這故事平鋪直敘，已足以鼓舞歌泣了吧。

這本小書，合三部份編成。一部份是筆者拾取見聞寫成，一部份是外商報紙譯選，一部份則是摘錄上海通訊，曾載于今年南京晚報上者。第一部份曾採錄了編者最近所著將由政治部出版的一種抗戰小叢書中（也是關於上海的）底一小部份。匆匆編成，蕪雜得不成話說，好在讀者所需要的是材料而不是文字，也許可以作爲本書的辯飾吧？

一 孤島報道

撞寇落浦的目擊談

十月間，全國報紙曾載一悲壯的故事引起舉國之贊歎：一個無名烈士在黃浦江邊突起撞寇兵入水，與寇偕亡；惟語焉不詳，張謇仙先生是目覩此悲壯劇之演出者，述當時情形及事後敵人遷怒無辜者經過甚詳，記之如下：

「時間是十月三日的傍晚，我與一羣約八九十人同在新關碼頭等待輪渡過江，我是到浦東去看垂死的岳父的病的，在浦江嗚咽聲中，在黯淡的星光下，一羣掬着無祖國保護的哀傷的渡客，屏着幾名猙獰的敵兵立在碼頭邊，大家都是默默地對着江潮澎湃。突然最前面一個灰色人影作疾捷的深度的斜傾，猛地向一個鋼盔的敵兵撞去，立刻便看見兩個人影同時落下，發出咚的一響，江潮上被激起頗高的浪花；大家驚呼一聲，便看見此同胞縱起身體來，撲向浮起半截身子的敵人，大約半分鐘的光景。浪花幾翻，江潮捲了兩人向東流去，便不再見了。江水依然滾滾的不斷地向東逝去，晚潮打得江岸有聲，大家相視着交換了一個說不出的眼色。聽到幾個敵兵咕咕着聽不懂的話，趕忙回身上岸去了，是害怕還有人撞他落水？還是去報告官長呢？總之輪渡從東開來，已沒有一個敵兵上船，于是大家上船後，開始喧嘈着議論起來。

「第三天，十月五日，聽說敵人昨天在浦東東昌路碼頭把一百多個渡客攔住仔細搜查，有十個人被帶去鞠問了。經過一度躊躇之後，病危的岳父的面孔在我腦皮質上湧現，畢竟不能不去一看。下午五時終於又到新關碼頭來等輪渡，却並無什麼動靜，兩隻被傀儡所沒收的市政府的渡輪，載了百多個客人向東開去，一到浦東東昌碼頭，便有滿面凶光的敵憲兵一排，跨上兩船，喝令開回去。大家惴惴地像在格板上約十幾分鐘，船停了，是泊在北東路外灘的一個躉船邊，即過去吳鐵城市長開跳舞會的水上飯店，現在是敵人憲兵的支隊。由兩個漢奸通事和一排憲兵上來挨個兒盤查，住在那里？幹什麼事？到浦東幹什麼？前天憲兵班長被撞時曾否看見？時間是七點半了，人未問完，還不知道吉凶生死。又過了幾十分鐘，才見有兩個穿西裝的和一個時裝女人被帶上躉船去了，其餘仍送到新關碼頭上岸，大家吁一口氣，像又還過魂來」。

敵人對於那無名烈士是無法查究的了，只有遷怒到渡客們。明知此烈士純然是熱血的衝激，與汝偕亡，只是「殺一個夠本」，決不是游擊隊有計劃的行動，偏要勞師動衆，天天搜查，捕及無辜，只是無處出氣，擺佈這個中國人來算是報復。誰還以為孤島可以忘憂嗎？

弔者大悅的喜劇

戴阿三，戰前爲一個日本產婆高橋梅子拉包車，淞滬淪陷，仍然找「東洋生意」。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他的日本主人叫他同著袴了禮物到一個追悼會去弔喪，地點在敵兵營內，有敵兵一排在天井裏担任了警衛，一院子一廳堂的敵人和漢奸都臂圍黑紗。不知怎地，忽然廳內廳外的人都狂笑起來，連戴阿三也縱聲而笑，穿著齊衰，伏地的漢奸家屬，都在大笑不止，那聲音直振至屋瓦，而且每個人笑得彎了腰，直不起身子，那一排敵警衛兵都放下槍，倚在壁上笑得喘不過氣來。戴阿三說，不知怎地，我也忍不住笑，却並無發笑之事。

事後，聽說有人搗亂，在放催笑瓦斯彈，但沒有查出是誰，也無證據。

這放瓦斯彈的倒也促狹有趣，想見孝堂內的狂笑，是頗為喜劇化的。

戴阿三終於害怕東洋老闆的鬼祟，找到了他的舊主人張主任太太，跟着到了香港轉道來渝了。

把英文反日標語貼上

陳林寶在靜安寺路一個吉卜賽人開的小牛奶場作事，據他自己坦白地說：「我是愛那個老闆的小姑娘，實在美，比雪爾維雪來還強。雖然她常常從我袋裏偷去了幾塊錢，一支自來水筆，一張手帕。否則二十塊錢一月我真不幹」。

其後，陳林寶加入了青年學生組織的小團體，他的目的轉變了，他利用環境來工作，他在每一個牛乳瓶上貼上英文的小標語：「爲了上帝不和世界屠伯的日本人合作」！「日本人是世界的仇敵」。因這

些牛乳而送到每一個西洋人眼裏，已非一天。

終於被老闆知道了，罵他一頓，他却還在偷偷地貼；又發現了，不再罵他，送到巡捕房去，由靜安寺路巡捕房送到南京路巡捕房，也就放了。

陳林寶這時偷着去看吉卜賽老闆的女孩子，請她悄悄出來看影戲，一方面他雖是在霞飛路一個賣領帶絲汗衫的猶太洋行做夥計，却仍然把小標語貼上那些包紙上和領帶後面。

一大諷刺——三個舞女的獻金

不知多少醉生夢死胡天胡地的人沉溺在當中，而在這當中却有三個以此爲生的女人用了「甜言蜜語」來哄得了一百二十塊錢，獻給政府作爲抗戰之用！這無論如何是一大諷刺，不但諷刺了上海灘上無數心死的富翁兒郎，而且對於後方有錢裝窮不出錢的人是一個刻毒的冷嘲。這三個女人是百樂門跳舞場的舞女：王琴珍，朱妹妹，楊文瑛，她們說：「可是我們是中國人」，不知道有些也「是中國人」的先生清夜捫心，想一想是否配和這幾個舞女比肩同做中國人？下面是她們的告同胞書：

諸位先生，太太，小姐：

不消說得，我們一班姊妹們，在社會上是向來沒有地位的，我們的苦楚，也很少有人知道，可是我們是中國人，對於盡今日中國人的責任，我們當然不敢後人。這次，我們拿了本市艱胞們生產的黃紙

花，靠我們甜言蜜語的說項，靠我們辛苦了幾天的結果，才捐了一百廿塊錢，已奉上給文匯報館，請他們代轉給中央銀行，獻於國家，我們雖然是舞女，給人看不起的舞女，可是我們終究替國家盡了一份力量。同時我們更有一種希望，就是這一點錢的力量，雖很微薄，但可以當是一種「拋磚引玉」，望有錢的紳士們，獻出大量的金錢來給自己的政府！ 祝 健！

上海市的舞女，王琴珍，朱妹妹，楊文瑛上。

一農民單槍殺賊

敵人揚言準備集中五萬大軍「肅清」上海附近的游擊隊，這可見游擊隊確使他們頭痛，不惜以最大的力量來對付。但不知敵人能否殺盡中國人，倘不能，是無法肅清的。這原因游擊隊並不膠着於一據點。讓你來「肅清」，而中國民衆之痛恨敵人，有時並非游擊隊也會殺敵的，那往往是在敵人虐殺太凶的時候。例如滬西游擊隊最活躍的季節，去冬至今春，敵人往往不敢離其據點而以野砲遙轟，結果死傷無辜的老百姓甚多，繼之以搜查，又枉殺了多人。在泗涇以東的一個村落中，一個農民，見村中枉死太多，憤極了，拾得一枝步槍，獨襲敵軍，敵人出其不意被他打死兩名，打傷一名，那步槍內只有三粒子彈，彈盡而退。他並未參加游擊隊，只是出發於單純的敵愾心。

圍着看壁報的人

在租界的街頭巷口，常常有壁報貼着，不特比較一切報紙，英美商的報紙更富於刺激，而且煽動之外還有具體的指示，指示了在孤島上的人應該如何才能達到對漢奸不合作，如合應付趁火打劫的房東，以及離開上海到內地去參加抗敵的路程，一面是報告了許多正確的毫不誇張地通過批判的消息，圍着看的人一多，巡捕便過來扯，上午扯了，下午又貼。

二十八年元旦，白克路永年里貼着一張大壁報，畫着大幅的抗日圖，圍而觀者數十人，一個巡捕過來持短棒驅逐，上去便撕，一個北方口音的人說：「你不是中國人！」這巡捕羞得一臉通紅，申說這是巡捕房的命令。大家鼓噪起來喊打，這巡捕吹起警笛來，一下子來了五六個巡捕，那北方人痛哭陳詞：「我們到今天還看到中國人壓着中國人，只有亡國吧！」當時便有人失聲哭了起來，圍着的人都歔歔流涕，再看其熱淘淘的幾個巡捕，不知什麼時候溜了。

殺人放火普救衆生的和尚

江南的七月，到了習俗的鬼的世界了，照例須辦盂蘭會，打醮追薦孤魂野鬼以免作祟而保一方平安，家家燒紙化帛於門外。一九三八年上海，死的人太多了，最會作祟的自然就是冤鬼。迷戀於殘骸的人，便又爲保平安而讓金在租界裏辦起盂蘭盛會來，請和尚道士做法事搗鬼，租界以外，也有十棍地痞和敵軍通了關節來辦。在浦東爛泥渡附近，本來是游擊隊出沒之所，敵軍和偽官都嚴禁一切集會的舉動，

但以爲這媚神哄鬼的事，同時可以替他麻醉民衆，也便准許了。陰歷七月三十的一夜，爛泥渡一個村裏正做道場，鼓鈸喧天中，却又有十幾個着了直裰的和尙闖了進來，放箭的敵兵以爲是來換班做法事的，鄉下人也未注意。這些和尙一走到敵兵營外，便從法衣裏掏出盒子砲來，向一排敵兵包圍射擊，敵兵不及抗拒，立刻全數就殲。這一羣和尙殺了人燒了兵營奪了輜重就走，鄰村的敵兵聞訊搶了來救，只有一個重傷未死的說出當時情形，趕緊把那一批放箭口裏和尙捉來拷問，備受非刑，也逼不出一句口供。此後敵人遇見和尙便注意，防他是游擊隊，可是再也遇不到一個像是游擊隊的了。

一鼓收復東南的計劃

爲了紀念「八一三」週年血祭，我軍企圖發動一個大的反攻，澈底的殲滅敵軍，使京滬京杭兩路沿線恢復「八一三」以前狀態，這不但是給予侵華敵人一個致命打擊，同時可以震動世界，挽回武漢外國的危局。

此一企圖是依據了兩個客觀條件，一是以兩路沿線面積之闊，敵軍爲數不過一千五百人，而且是分散在各地零星駐紮；一是其餘協防的偽軍中都表示不願作帳，而願遇機反正，殺敵贖愆。于是由兩個詐降的偽官——上海偽保安隊的高級官員，一個姓石的，一個名施幼福的担任聯絡偽軍，在南市關北吳淞浦東都有完密的佈置和聯絡了。而偽警察局長盧英，本來是吳鐵城當上海市長時代的人，屢次表示不是

真降敵人，而是臥底，石施兩人便找他來商量，他竟很慷慨的參預了密謀。

八月十日，距「八一三」紀念日只有三天了，一切都已準備完畢，只等發動便一鼓將這些少數敵人殺完，一舉而克復江浙兩省的重要城市和首都上海兩地，弟兄們都磨拳擦掌準備拚命，石施兩個却突然被日軍逮捕了！

石烈士慷慨成仁的場面

敵人得了這聯絡偽軍反正大舉反攻的消息，一面飛調遠方軍隊增防，一面把分散駐紮的零星隊伍集中起來。同時嚴刑拷問石施兩志士。

在敵人的特務機關裏，我們的志士石先生，受盡了一切酷毒的非刑始終無一句供詞，施幼福則提出了反證，說他有家眷還住在東昌路一個小酒店樓上，倘也與謀，何不遷避？經過了調查屬實，便保留了性命。

這是頗爲戲劇的一幕，在敵特務機關審判室裏的深夜，特務機關長楠本和告密的漢奸盧英坐在案邊，遍身鱗傷的志士石先生躺在地下，於格地咬碎了牙齒，口角流着血，以面擊地，慷慨淋漓地痛罵盧逆，而盧逆則一手摩着面頰癡笑。天一亮，石烈士被判斬刑，慷慨成仁了！

石先生殉國的萬丈光輝的史蹟，將被寫上中華民族革命神聖戰史上，是無疑的，但此日述者却不詳

其名字，現在筆者暫且記在這裏，留待史家去調查吧。

幾千個人放聲痛哭的一個場面

敵人佔據的區域裏，儘管可以看到游擊隊的活躍，把青天白日的國旗暫時插在克復的一村一鎮裏；只有在飄忽、敏捷的行動中組織民衆，儀式隆重的民衆大會是不便舉行的。但在八月二十七日，浦東筍里鎮却舉行了一個追悼大會，追悼薛大隊附。會場上照樣也搭起了主席台，台上和四週掛滿了中華民國的國旗，台上有國父中山先生的遺像，其下爲薛大隊附的遺像，繞以花圈，兩旁掛滿了輓聯，場上排集了幾百個臂纏黑紗的勇士，全鎮幾千個民衆都自動參加。這使參加的述者忍不住流下了興奮的淚了。他說：「九個月來，東南一隅是不再看到這樣盛大莊嚴的集會了，在戒備森嚴下，照樣肅立，唱黨歌，向黨國旗鞠躬，靜默，讀總理遺囑，這些照例的儀式，我不知毫無反應地經過了幾百上千次了；那天却在司儀喊出每一個儀式時，像一種千鈞之力震撼了我們的心魂，终于在主席演說之後，幾千個人忍不住大家放聲痛哭起來。

「幾千個人痛哭，這是一種什麼聲音，這是一種什麼場面？你閉目想一想，我是形容不上來的！」。

日暉港區鋤奸之夜

政治的意義上說，倘將在淪陷區勦除漢奸組織與消滅少數敵人兩工作相比較，無疑義的是前者比後者更重要。殺幾個漢奸就更可鎮住多少想當漢奸的不敢再幹，消滅了幾個敵兵却並不能使敵人不再來。在工作效率上說，漢奸比敵兵容易對付，他們沒有堅強的武力對抗，故滬郊游擊隊，乃以大部力量集中於勦奸工作。

一流浪漢奸名張尙義者，充楊思橋維持會會長，專事派徒弟跟蹤游擊隊報告敵人，頗有幾個弟兄遭了毒手，結果被游擊隊捉住斬首示衆。他的徒弟陸志清繼承遺志，一面對付游擊隊，一面盜取日暉港的木石資敵。

日暉港口在新龍華附近，「八一三」後我軍保衛大上海，曾徵發木商的大木料，大石商的石子封鎖此港口，一共用去木料兩千多根，石子二百多噸。陸志清招了百多個小工搬取。那一夜，陸志清親自監工，被游擊隊探得了，悄悄通過敵兵的防線，直到港邊。通明的火把下，百多個小工正在一片聲杭育杭育地把木料從承裏取出來，陸志清帶了個女人，立在岸邊，一手叉腰，一脚踏在巨石上招手割腳地正在指揮，七八個弟兄掩了出來，出現于火把下，陸賊還以為是僱工，叱令上前。七八個人舉起了盒子砲，陸賊立刻跪了下來。跪下也免不了，一個弟兄一刈草刀切下他底頭來，幾百個小工一轟而散。天亮時敵人趕來，陸志清只留個身體在港邊血泊裏，腦袋已被提去示衆了。

兩烈士從容就義

南碼頭是日軍防區，且是浦東繁盛區域，有輪渡從外灘來往，人烟稠密，竟有兩志堅如鐵胆大如天的青年，於二十七年十二月間之一日，持兩面青天白日旗插在兩棵樹上。爲敵人所僂眼線所見，一面尾隨，一面報告敵軍，走了不遠，便被繫了。當時由兩個敵軍押着，綁出去槍斃。此兩青年一路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向路旁的老百姓演說：「死算什麼，大家都像我們這樣，中國一定不會亡了」。見者都忍不住偷偷落眼淚，述者親見此兩烈士雄赳赳地背着兩手，面不改色地挺胸而行，押着他的敵兵似也被他感動了，並不止住他倆的演說。

兩烈士被捕時，敵兵問他幹什麼的？答復得很乾脆：「殺你們日本人的」。用不着舌人翻譯，敵兵也就懂了，笑着便叫押到街外槍斃。

獼猴一樣猱升上敵旗桿

撕下了敵旗便翩然而去

我親眼看到這麼一件小事，別看事兒小，愛國志士的勇敢敏捷，僞警的假癡假呆，敵人的驚惶失措

都使我一覽無餘了。

當我走到虹橋飛機場附近百碼左右，遠遠看到場上並未停着飛機，只有一面太陽旗在場中心迎風飄展，兩輛腳踏車風馳而至，那乘車的兩人放倒兩輛車在地下。一個瞭望一個便像獼猴一樣揉升上旗桿去，須臾已登頂，眼看他兩把扯下那面太陽旗，飄然落地，跟着那人揉降下來，兩人跳着騎上車飛跑了。倏然而來，翩然而去，前後不到五分鐘。幾分鐘後，幾個敵軍起來，恐怕還伏有游擊隊，先無目的地搖了一排機關槍，然後又升起一面旗來。其實那兩位先生早到幾里外了。離開旗桿五十碼便有一個偽警，但此偽警在撕下敵旗時，却視若無睹。

這也是一種上海的女人！

「女人，女人，女人」，不管成爲孤島以後或在以前，這地方是被女色瀰漫了的。一個荷蘭詩人台布非西說：「整個上海是女色」。

然而，在上海的女人是不是荒淫——散布色情之外——無所有呢？告訴你，不，也有例外，也有可泣鬼神的女人！

冬夜，虹橋路上聽了亂密的槍聲，二十幾個敵兵和我們的便衣隊發生了遭遇戰，七個女隊員出其不意，拿出手槍來向敵射擊，在昏暗中，三四個敵兵應聲而倒，敵兵不知虛實，受了傷的便往東跑。我們

幾個「女人」和男子便安然退向潤涇七寶去。以後，不斷的有女隊員襲擊敵偽軍。

一點也不傳奇，一點也不誇張，她們同是中華熱血青年，她們當然同樣地可以挑起神聖的殺敵衛國的担子。

被敵人拉去的路上

葛雲伍君說：

一行，我們是七個，默默地前進，離蘆漢不遠的公路頗平坦，我們是走上了生命毀滅之路。

驚惶，迷惘，還有報仇，報仇踢出了心上底驚惶。一行，我們是七個，為什麼被一個牽着走，他只比我们多一枝步槍，我們便背縛綁着兩臂，如一羣羊走向屠場。

也就立刻得到自解：倘決定是死，我們會立刻反抗！七個人無論何如不會一起死亡，而這是被拉去築飛機場。我們還有不死的希望。

苟活的一念泯去了反抗。

不知多少時候，我們不聲不響，那鬼子兵可低低地哼起來，是在唱。

碰！

這一響，穿過原野的空氣，隱隱地有一個迴響。我們愕然。